

你是我的一本书

○ 闲林中学文星文学社导师 何江平

本期话题：

我们在长辈的环绕下成长，每一位长辈都是一部厚书，你可以读到传统的积淀，读到时代的印记，还可以读出我们自己，读出我们成长时他们的成长与成熟……让我们一起重读长辈这部书！



余杭晨报

15

2017年
9月13日
星期三

责任编辑
王斐倩

师生互动

走进校园

NEWSPAPER IN EDUCATION

NIE

如果书有底色，那么你的那本书一定是深色的。偶尔从你口中听到，你十八岁便嫁给了爷爷，懵懂无知地从一个村转到了另一个村，没有一条山路走过，没什么人认识。你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开始走自己的人生之路。

等我有记忆了，只记得你的那双巧手。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，你总能变着花样地做小点心给我们几个孙子孙女吃。大到端午的小粽子、冬至的大饺子，小到放学后的糖年糕，午后的烙饼，偷着藏着的小饼干。

一路，你和爷爷忙忙碌碌为着儿女们的生活添砖加瓦，当终于成家立业，你们儿孙绕膝。本该含饴弄孙，顾

养天年的年岁，你和爷爷却仍旧选择留在老屋，那栋小小的窄窄的屋子。你们笑着说，为大家奔波操劳了大半辈子，想要清清静静地生活。

当众人认为你们俩可以互相安心守着的时候，你生了一场大病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好。爷爷日夜守着，你总算好了一点；却没想到，爷爷累得倒下了。当大家愁得不行的时候，你却奇迹般地回到了从前的状态，料理家里家外的事情，照顾爷爷，连去医院，你都偷偷瞒着我们，悄悄地一个人带着爷爷去。你用瘦弱的肩膀，再次担起家里的重任。

有一傍晚，我看到你换着爷爷，颤

颤巍巍地散着步，好像风一吹就会散，又好像不管怎么吹都不会倒。突然想起了最近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，“我们不全都是长篇小说，也不全是短篇故事，最后的最后，我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。”看着你，我好似看到了一部人生作品集的写成；只是在诸多故事里，你只是默默地扮演配角，将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了别人身上，为着别人而活。

亲爱的奶奶，你是我的一本书，一本我至今都无法读懂的书，一本我可以读一辈子的书。在苍茫暗淡的尘世里，温暖、抚慰人心。

爱与被爱的延续

○ 广济学校萤火虫文学社导师 潘强

还记得，奶奶摔了一跤，脚受伤了。恰逢山上的茶叶也成熟了，我们叮嘱她不要再上山了。可是，第二天的清晨，她又一瘸一拐地上山了，回来后，又是一瘸一拐地去菜地里干活开了。她说，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走走，这一走，就走了一辈子。

老一辈的人总是在生命的时光里不停地走着，他们并未随着时光的递进而停止行走的脚步，岁月只能在他们的脸上留下皱纹，却不能让他们与时光妥协，一走，便“走”了一辈子，在旅途上，他们留下了人世间的最宝贵而又最朴实的品质——勤劳。

老一辈的人在父母身上留下了勤劳，还留下了“规

矩”，更教会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做人法则。

还记得，我女儿一岁多时，总是在爷爷奶奶的怀里撒娇，就像我小时候一样。望着妈妈的笑容，脸上尽是慈祥与爱意。每天，二老推着小推车在阳光下散步，我在门口驻足观望，两大一小慢慢地消失在路口的尽头，我依稀能看到二老那微笑的脸庞，随着阳光的落下，影子变得越来越长……在女儿的身上，我看到了那久违了的爱。原来，他们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，要懂得“爱！”

俗语说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此话是一点也不假，在生命的长河中，他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为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“爱与被爱”的故事！

好恩娘

○ 塘栖二中丑小鸭文学社导师
虞海明

春秋时节常穿两件外套，背后各有一块醒目的白色“补丁”，虽一看便知是用来贴名牌的背贴，但还是常有人不解地问，为何要为了一个游戏而“破坏”了这两件衣服。每每此时，只好语焉不详地回上一句：说来话长……

它们是一位长辈给我留下的印记，原本并不打算长留，后来却因为她的意外离世，让我决定永远地保留。她便是我的“好恩娘”。从前我一直不明白，母亲的姐妹不只她一个，为什么只有她被称作“恩娘”，且势必还要前缀一个“好”字，只知道自打记事起，我便一直这么唤她。现在想来，也无须弄懂，因为一个“好”和一个“恩”字，便记住了曾经的亲密和她待我的好。

恩娘是母亲的姐姐，但生孩子却比母亲晚，所以我年幼时，她常常将我带在身边，视如己出。即便是后来有了表弟，她对我的好也没有丝毫减少。

恩娘是位裁缝，在我们这里最热闹的小商品市场开一爿成衣铺。她的手艺很棒，我儿时的许多衣衫便是出自她之手，虽然款式不如商店里售卖的新潮，但一定是最合身且舒适的。后来，她把对我的这份关怀延续到了我的两个孩子身上，女儿和儿子不少最初的贴身衣裤，以及过冬的棉衣，都是恩娘亲手缝制。我捧着那些可爱的小小衣物，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童年时的模样。

自打我成年之后，平时与恩娘见面和交流的机会便少了。工作之后，只能偶尔去她店里坐坐，与她聊上几句。她倒是对我近期工作上取得的一些小小成果都如数家珍，一如儿时我在某次考试中取得了佳绩。那种笑，与母亲的完全不同，却同样温柔。

那年冬天，因为一档综艺节目，全国上下到处都在撕名牌，我的学生们自然也按捺不住青春悸动的心。我想着这件事堵不如疏，于是我干脆给班上每个孩子定制了一块名牌，约定好游戏时间和场合，既当锻炼身体，也当释放学习压力。

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成衣店，把孩子们的名牌背贴都缝在了校服上。而我自己的，则拿到恩娘店里，请恩娘帮我缝在了我平时穿的两件外套上。虽然恩娘早就弄不明白年轻人到底在想些什么，但她一直相信，我要做的事情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一边和她聊着，一边看她一针一针地缝合。谁又能想到，那次竟是恩娘生命最后的阶段中，我与她为数不多的交流了……

写到最后，脑海里满是恩娘的笑。我们在长辈的环绕下成长，每一位长辈都是一部厚书，你可以读到他们的生活阅历，也可以读出时代的印记，更可以读出心底里的爱。

三更更有梦书作枕

○ 闲林中学804班 徐安妮

记得小时候我并不爱看书，买来的新书不到一个星期便卷了边，破了页。可现在，我却深深地爱上书籍，这一切源于我的爷爷。

爷爷的房间中挂着一张条幅，上面刚劲地写着“煮书”二字。每每看到我都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事。那时爷爷总坐在窗前教我念一些唐诗宋词，教我一些书法；我曾一度厌恶与书有关的任何事。但有一次，我见到爷爷在写“煮书”二字便起了疑惑。书怎么能煮呢？书不就是拿来看的吗？我想爷爷应该是写错字了吧？不对啊，爷爷每天都能看见怎么会错呢？这时爷爷踱步走了进来，看见涨红着脸的我不由得扑哧一笑，连嘴上的小胡须都抖了抖。

爷爷笑着说：老师不是教过你书是精神粮食吗？“煮”熟了再“吃”下去呀！”我陡然一怔，愣是不明白爷爷在说什么。爷爷看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，便接着说：“古人云‘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’当一个人复读这一本书，直到把书读破了，肚子中的‘墨水’自然也就多了。唐代大诗人杜甫，他小时候读书，反复诵读回味，非把书读熟读透了不可。这就是‘煮书’而并非真用水来煮。但像你现在没看几页书就破了，肚中能有墨吗？这就成了典型的胸无点墨，书中的句子记不熟写起作业来也很困难。对那些好的文章也应该那样‘煮’，否则很难写出一篇好的文章”。

听了爷爷这番话我幡然醒悟。更悔自己的不懂事，于是我从书架上拿起了一本书看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看完了这本书，故事情节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从书中我尝到了酸、甜、苦、辣，仿佛自己就是那母狼紫岚，生活中的艰难与不易，甜蜜与心酸，那种感觉，让我意犹未尽。

爷爷说的没错：煮书，并非真煮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积累词汇。肚子词多了，还愁说话和写作文难吗？

我以为自己读懂了爱情

○ 塘栖二中909班 钮亦晨

我一直认为父母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至高无上的爱情。与我在小说、影视剧中看到的不同，在我看来，他们只是互相扶持着过日子，似乎从来没有过什么浪漫的片段可以让他们拥有所谓的爱情。可就在这个暑假，我似乎懂得了父母之间那不易察觉且不可分割的感情了。

最近爸妈发现我近视了，于是带我一起去医院看眼睛。眼科医院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即使开了中央空调，空气依旧浑浊得可怕。我只顾低着头，扯着妈妈的手走在混乱嘈杂的人群中。余光中，我看到妈妈有点疲倦地靠在爸爸身上，说了几句什么话，爸爸马上站了起来，走了出去，不一会儿就拎着一袋零食和水果回来。

等到所有事情都处理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。当天正是七夕，妈妈一边翻着朋友圈里秀的照片，一边和爸爸说着闲话。七夕，是否夜色会格外

美呢？我看向窗外，月色并不喜人，这个城市的灯光使夜晚都宛如白昼，但看看坐在前面聊得正欢的爸爸妈妈，我又觉得这个七夕过得挺浪漫的。车子开到半路突然停下了，妈妈拎着包小跑着进了快餐店，没多久又拎着打包好的快餐钻进了车里。月光下的晚餐气氛神圣而感人，而我眼尖地发现，爸爸餐盒里的许多菜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妈妈的餐盒里。

一天的奔波让我们都疲倦极了，但上楼时，刚拥有了一幅新眼镜的我还是兴奋地冲在了前面。窄窄的楼道里，除了一阵快速而杂乱的脚步声，还有一阵轻巧而又和谐的脚步声。我顺着楼梯扶手的缝隙从上往下看，只见两人正并肩往上走，一边走，一边还在小声地说笑。

父母的爱情也许不单单只是结伴生活，更多的是他们为彼此的付出和相互间的依赖。



下期话题：

近期，上海一位68岁退休教授撰写了一篇有关“幼升小”的文章，在网络空间引发强烈共鸣。文中写道，上海有个说法：小孩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，是“牛蛙”；若没考上，则是“青蛙”。想要赢得“幼升小牛蛙战争”，从3岁开始就得全力准备，竞争激烈。

楼能建多高，取决于地基有多深。一味为了超前而教育，可能是舍本逐末。人生是场马拉松，比的是持续发力。“抢跑”不一定能赢，反而可能给孩子留下一段空白的童年。

同学们，说说你们的童年教育和对这种现象的看法？